

七乐也

蔡澜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乐也/蔡澜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2. 6

ISBN 7-80653-260-9

I. 七... II. 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526 号

声 明

- 蔡澜作品简体字版由蔡澜委托广东旅游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任何侵权行为为本社将追究法律责任。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东省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韶关市五里亭)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ravel-publishing.com

广东旅游网

(www.gdtravel.com)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2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3.50 元

目 录

七乐也

做人	(3)
访问自己	(7)
降头的故事	(11)
虫咬记	(15)
人生的真谛	(19)
黄亚细	(23)
厨艺书信	(27)
过气富市	(31)
Thorn Park Country House	(35)
童心	(39)
小小烧鸟店	(42)
东京大雪记	(46)
俵屋	(50)
绿眼公子	(54)
寂寞的故事	(58)
半日神农	(62)
故乡茶寮	(65)
天涯歌女	(72)

沙滩中的螃蟹	(76)
麦唛	(79)
妈妈生的鸚鵡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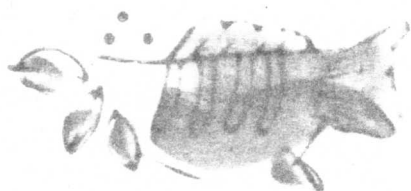
八乐也

访问自己(关于宗教)	(89)
半亩园	(93)
街头	(97)
掷石者	(101)
做	(105)
人生结算单	(109)
神户牛肉	(113)
东莞之旅	(117)
纳西古乐人	(121)
闲话荔枝	(125)
啊! 布罗旺斯	(129)
弟弟的猫	(132)
李家小千金	(135)
大孩子添木铁	(139)
陈八十	(143)
红毛丹先生	(147)
琴夫先生	(150)
狗仔队	(154)
七日情	(158)

九乐也

访问自己(关于身价)	(165)
艾娜的餐桌	(169)
SOOKE HARBOUR HOUSE	(173)
歧阜的鹌鹑	(177)
竹叶亭	(181)
新美食天堂	(185)
大吃中山	(189)
小李哥	(196)
三个电话和三个女人	(200)
幻彩家族	(204)
酒家大导	(208)
奸人棠	(212)
人生看更人	(216)
老人与猫	(220)
千猫主人	(224)
婆婆罗	(228)
挑战者	(232)
为了一粒芒果	(236)
离婚的理由	(240)

七乐也



做人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变成了食家

大概是在《一周刊》写餐厅批评开始的。我从不白吃白喝，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读者喜欢听吧。

我介绍的不只是大餐厅，街边小贩的美食也是我推崇的，较为人亲近的缘故。

什么读者说我的文字引人垂涎？那是因为每一篇文字，都是我在写稿写到天亮，肚子特别饿的时候下笔。秘诀都告诉你了。

被称为“家”不敢当，我更不是老饕，只是一个对吃有兴趣的人，而且我一吃就吃了几十年，不是专家也变成专家。

我们也吃了几十年呀！朋友说。当然，除了爱吃，好奇心要重，肯花功夫一家家去试，记载下来不就行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食家的呀。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变成了茶商

茶一喝也是数十年，我特别爱喝普洱茶，是因为来到香港，人人都喝的关系，普洱茶只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流行，连原产地的云南人也没那么重视。广东人很聪明，知道普洱茶去油腻，所以广东“瘦”人还是多过胖子。

不过普洱茶是全发酵的茶，一般货色有点霉味，我找到了一条明人古方，调配后生产给友人喝，大家喝上瘾来

02

一直向我要，不堪麻烦地制出商品，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成为茶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卖起零食来

也许是因为卖茶得到了一点利润，对做生意发生了兴趣。想起小时奶妈废物利用，把饭焦炸给我们吃，将它制成商品出售而已。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开起餐厅来

既然爱吃，这个结果已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其他食肆吃不到猪油，只有自己做。大家都试过捱穷吃猪油捞饭的日子，同道中人不少，大家分享，何乐不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生产酱料

干的都和吃有关的东西，又看到 XO 酱的鼻祖韩培珠的辣椒酱给别人抢了生意，就兜起她的兴趣，请她出马做出来卖。成绩尚好，加多一样咸鱼酱。咸鱼虽然大家都说会生癌，怕怕。但基本上我们都爱吃，做起来要姜葱煎，非常麻烦，不如制为成品，一打开玻璃罐就能进口，那多方便！主意便产生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有了一间杂货店

各种酱料因为坚持不放防腐剂，如果在超级市场分销，没有冷藏吃坏人怎么办？只好弄一个档口自己卖，请顾客一定要放入冰箱，便能达到卫生原则，所以就开那么小小的一间。租金不是很贵，也有多年好友谢国昌一人看管，还勉强维持。接触到许多中环佳丽来买，说拿回家煮个公仔面当镆菜，原来美人也有寂寞的晚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推销起药来

在澳洲拍戏的那年，发现了这种补肾药，服了有效，介绍给朋友，大家都要我替他们买，不如就代理起来。澳洲管制药物的法律极严，吃坏人会给人告到仆街，这是纯

粹草药炼成，对身体无害，卖就卖吧。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写起文章来

抒抒情，又能赚点稿费帮补家用，多好！稿纸又不要什么本钱的。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忘记了老本行是拍电影

从十六岁出道就一直做，也有四十年了，我拍过许多商业片，其中只监制有三部三级电影，便给人留下印象，再也没有人记得我监制过成龙的片子，所以也忘记了自己是干电影的。

这些工作，有赚有亏，说我的生活无忧无虑是假的，我至今还是两袖清风，得努力保个养老的本钱。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电影人？食家？茶商？开餐厅的？开杂货店的？做零食的？卖柴米油盐酱的？你最想别人怎么看你？”朋友问。

“我只想做一个人。”我回答。

从小，父母亲就要我好好地“做人”。做人还不容易吗？不。不容易。

“什么叫会做人？”朋友说：“看人脸色不就是？”

不，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给他人脸色看。

生了下来，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除了尊敬人，也要尊敬我们住的环境，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看惯了人类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出卖朋友，甚至兄弟父母，也学会了饶恕。人，到底是脆弱的。

年轻时的嫉恶如仇时代已成过去。但会做人并不需要

圆滑，有话还是要说的。为了争取到这个权力，付出的甚多。现在，要求的也只是尽量能说要说的话，不卑不亢。

到了这个地步，最大的缺点是已经变成了老顽固，但已经练成百毒不侵之身，别人的批评，当耳边风矣，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中国人美国人都没有分别。愿你我都一样，做一个人吧。

访问自己

《一周刊》做我的那篇访问，读后还觉满意。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就对我很不公平。

访问者多数是几天后就得将文章刊登，只坐下来和我谈个个把钟头，急就章地写出。

我答应后，当天心情如何，想不想多说话？都影响到文章的内容，为什么他们不给我多一点点的时间，给多一两天见面的机会呢？

在人手短缺的情形下，我也能理解，不喜欢的是一些外地记者，对我的事一知半解，又不多做一点资料搜索的功夫，就摸上门来。

为了省却今后的麻烦，我干脆在这里作一篇自我访问，送给他们去交差。反正目前经济低迷，写求职信需个生平简历，随时派上用场。

问：“你能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今年多少岁了？”

答：“又不是瞒年龄的老女人，为什么不能？我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属蛇，狮子座，够不够准确？”

问：“血型呢？”

答：“酒喝得多，XO型。哈哈。”

问：“最喜欢喝什么酒？”

答：“年轻时喝威士忌，来了香港跟大家喝白兰地，当年非常流行，现在只喝点啤酒。其实我的酒量已经不

大。最喜欢的酒，是和朋友一齐喝的酒。什么酒都没问题。”

问：“红酒呢？”

答：“学问太高深，我不懂，只知道不太酸，容易下喉的就是好酒。喜欢澳洲的有气红酒。没试过的人很看轻它，但的确是不错。”

问：“你整天脸红红，是不是一起身就喝？”

答：“那是形象差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整天脸红，现在的人一遇到我就问是不是血压高？从前，这叫红光满面，已经很少人记得有这一回事。”

问：“什么是喝酒的快乐，什么是酒品，什么是境界？”

答：“喝到飘飘然，语喃喃，就是快乐事，不追酒、不头晕、不作呕、不扰人、不喧哗、不强人喝酒、不干杯、不猜枚、不卡拉 OK、不重复话题，这十不，是酒品。喝到要止即止，是境界。”

问：“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食家的？”

答：“我对这个‘家’字有点反感，我宁愿叫自己做一个人，写作人，电影人。对于吃，不能叫吃人，勉强叫为好食者吧。”

“我爱尝试新东西，包括食物。我已经吃了几十年了，对于吃应该有点研究，最初和倪匡兄一起在《一周刊》写关于吃的文章，后到他老人家嫌烦，不干了。我自己那一篇便独立起来，叫《未能食素》，批评香港的餐厅。一写就几年，读者就叫我所谓的食家了。”

问：“为什么取《未能食素》那么怪的一个栏名？”

答：“《未能食素》就是想吃肉。有些人还搞乱了叫成《未能素食》，其实和斋菜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题目代表我

的欲望还是很重。心，还是不清。”

问：“天下美味都给你试过了？”

答：“这问题像人家问我，什么地方你没去一样。我每次搭飞机时都喜欢看航空公司杂志后页的地图，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小镇，我再花十辈子，也去不完。”

问：“要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食家？”

答：“要成为一个好吃的人，先要有好奇心。什么都试，所以我老婆常说要杀死我很容易，在我未尝过的东西里下毒好了。”

“要做食评人，先别给人家请客。自己掏腰包，才能保持公正。尽量说真话，这样不容易做到。”

“同情分还是有的，对好朋友开的食肆，多赞几句，无伤大雅，别太离谱就是。”

问：“做食家是不是自己一定要懂得煮？”

答：“你又家家声了。做一个好吃者，食评人，自己会烧菜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读过很多影评人的文章，根本对电影制作一窍不通，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够分量。专家的烹调过程看得多了，还学不会，怎么有资格批评别人？”

问：“什么是你一生中吃过最多的菜？”

答：“和喝酒一样，好朋友一齐吃的菜，都是好菜。”

问：“对食物的要求一点也不挑剔？”

答：“和朋友，什么都吃。自己烧的话，可以多花一点功夫。做人千万别刻薄自己，煮一餐好饭，也可以消除寂寞。我年轻时才不知愁滋味地大叫寂寞，现在我不够时间去寂寞。”

问：“做人的目的，只是吃吃喝喝？”

答：“是。我大半生一直研究人生的意义，答案还是

吃吃喝喝。”

问：“就那么简单？那么基本？”

答：“是。简单和基本最美丽。读了很多哲学家和大文豪的传记，他们的人生结论也只是吃吃喝喝，我没他们那么伟大，照抄总可以吧。”

降头的故事

今天重游吉隆坡，想起许多往事。

我曾来这里监制过四部马来电影，都是卖座破纪录的商业片。它的市场少，要是能卖到印尼，已经很了不起了。马来西亚本身的观众人数，并不容许高成本的制作。我请了实力派的香港导演桂治洪，到处偷个剧本，十几个工作天就拍起一部很有水准的戏。

“什么电影最受马来观众欢迎？”我问好友李启英。

“喜剧、动作片、年轻人的成长。最好是悲情片，有多惨是多惨。”他回答。

喜剧抄了《女校春色》，是一部日本导演抄外国片的香港电影，一定错不了，结果不出所料，大卖特卖。

动作片抄了《夺魂铃》，岳枫导演的旧片，也赚了不少马来币。

年轻人戏抄张彻的《死角》，当年由狄龙主演，邱刚健编剧，香港卖座平平，在马来亚却非常成功。

悲剧？有什么惨过《苦海孤雏》（All Mine To Give）呢？爸妈死后，由十四岁的大女儿把弟弟妹妹们一个个送给别人去养的故事，不挤出你的眼泪不罢休，香港抄了一遍，叫《儿女是我们的》，马来片不妨再来一次。

一阵狂风扫来，马来亚的电影制片厂传出由我和发行经理李启英接管的消息。

这里的制片厂负责人某君以保不住铁饭碗，非置李氏和我于死地不可，便去请了一个马来巫师下降头。

“哈哈哈哈哈！”我听到这件事后大笑：“天下哪有这种荒唐的事？而且那种破片厂我也不要。”

好友李启英缩缩颈项：“降头这种东西马来人很迷信，连国际足球大赛前夕，也要请巫师来作法，要求天不下雨。反而到了旱灾，政府也会请巫师来求雨。”

“有效吗？”

“巫师一直求，也没答应过是不是明天就下，求呀求忽然有一天大雨，功劳便由巫师来领了。”启英再缩颈。

我又大笑。

“宁愿信其有。”启英说：“我已经打听到对方请的那个巫师的下落，明天我要去找他算帐，你跟不跟来？”

这种经验岂容错过？李启英是一个口才很利害的人物。他去交涉，是一个大乐趣，当然点头。

车子由吉隆坡市中心出发，经一小时，到达椰林，再驶入曲曲折折的泥沙小路，前面有间树叶屋顶的房子，这就是巫师的家。

巫师见到我们，充满敌意，但也不敢即刻赶我们走。

李启英用马来话和巫师聊天，说的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一面说一面缩颈。启英这个坏习惯改不了。巫师看得越来越心烦。

忍不住。巫师终于问：“你为什么老是缩颈？”

“哦。”启英说：“这是一个心理障碍，有一天晚上挨到半夜，听到楼下砰砰碰碰地，知道大概是进了贼，我从枕头下拿出那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走下楼，一开灯，果然看到那个贼拿着刀站在我面前，我很自然地反应，拿起枪瞄准着他，喝他把刀放下。他不听，反而向我